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三之上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東漢

○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景帝生發發生春陵節侯買侯再三世徙封

以南陽白水鄉為春陵宗族往家焉南陽郡各屬湖南今

襄陽府按買生載侯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畢溫徙封故曰侯再三世也買少

子外外生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秀於南頓有

史略通考卷三之上

嘉禾之瑞

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

少令皆去聲穗音遂南頓邑名屬汝南

德禾穎也亦作穗

先是有望氣者望春陵曰氣佳哉鬱

鬱葱葱然

鬱鬱葱葱言氣之條暢也

王莽改貨曰貨泉人以

其字為白水真人秀竟從白水起

石氏曰白水是泉字真人

隆準日角

是貨字蓋折字為識也故光武從白水鄉起兵以應識文

隆準日角受尚書

通大義準音拙中骨起狀如日蓋相之貴者也

嘗過

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國

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

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

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

少去聲劉歆改名

秀事王莽為國師士庶自稱曰僕

宛人李通迎秀起兵

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

傾資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

縣兵續自發春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

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

自安

伯升殺我謂伯升必敗而我見殺也○部署賓客招說諸帥

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

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等欲立續新市平林

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續為大司徒秀為

更始

立劉氏從人望

絳衣大冠

更始

更始

更始

以秀為將軍

將軍說音稅秀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鄆音偃

定陵二縣皆屬潁川鄆城縣屬許州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

山東以長人臣無霸為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巨姓無諸

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鄆定陵悉

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騎去聲尋邑

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

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

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去當

邑尋潰

聲○却退也乘之謂乘彼兵退而進擊之也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

其中堅尋邑兵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中軍兵最

精銳故曰中堅乘銳崩之謂乘我之銳而崩敗之也昆陽城中守者亦鼓

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

踐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

虎豹皆股戰溺死渚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恐

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

號旬月徧天下呼應皆去聲渚丈理反○潰亂

出南陽魯陽縣東北入海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續秀不

日盛名

更始封秀侯

鄧禹杖策追秀

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吏民大悅爭持平酒迎勞秀皆不受後並同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赦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

王郎詐與

燕蓟亭粥

於中與定計議

攬音覽○南陽府名屬河南非前南陽郡也鄴縣名屬魏郡封

拜侯將也天寸者誦言邯鄲卜者王郎詐

稱成帝子子輿入邯鄲稱帝徇下幽冀州郡響

應幽州名屬北平今大興府是秀北徇蓟上谷

太守耿况子奔馳至盧奴上謁秀留署長太史

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蓟音計奔音甘長上聲○蓟州名屬今北平即漁陽

郡盧奴亦州名屬定州道引導也時蓟城反應

王郎秀趣出城晨夜南馳至燕蓟亭馮異上豆

粥至饒陽之食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趣促同蓟

王霸  
冰合

音問。燕萋亭在深州。饒陽縣屬。晉州。曲陽縣屬。保定。至滹沱河候吏還

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

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冰亦合乃

渡未畢數騎而冰解滹音呼沱音陀漸音斯。陳氏曰滹沱河水出代郡

鹵城東流與易水合。至文安縣入海。候吏官各蓋今之駟丞也。流漸謂解而流也。至南

宮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

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藝如劣反復扶又反。南宮縣名屬冀州。

藝燒也。燎灸也。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

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

披輿  
地圖

即馳赴之下博鎮名在深州靜安縣。時更始都長安。獨信都太守不肯降。王郎故謂

其為長安城守也。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

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聞秀至大喜彤亦來

會發旁縣得精兵移檄討王郎郡縣還復響應

邳音丕彤音容。應去聲。秀引兵拔輿地圖指示鄧

禹曰天下郡縣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不足

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

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廣阿縣名

屬鉅鹿地。象車輿載物。故曰輿地。一說輿衆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

郎斬王

馮異  
大樹

更始  
立秀  
為蕭  
王

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  
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今反側子  
自安反側子謂反叛不正之人也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謂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  
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屬音竹屏音丙○部  
分部署處分也屬連  
附也伐誇功也屏退也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耿  
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使去聲王擊銅馬  
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亦不自安  
王救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

推赤  
心置  
人腹

諸將  
請上  
尊號

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悉  
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語去聲推音吹○銅馬  
當時賊歸也河內郡名  
屬河東今懷孟府赤眉西攻長安王遣將軍鄧禹將兵  
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眾之才使  
守河內恂音荀御治也王自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  
等賊盡破之槍音鏘○尤來大槍  
皆當時之賊號也王還至中山  
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  
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  
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

衆恐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恩大衆一散難可

復合馮異亦言宜從衆議中音仲捐音表○中山府名屬河北南平

棘縣名屬趙州捐棄也會儒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

際火爲主野叶上與反○集覽曰疆華人姓名識諦書曰符赤伏其符名也赤火色

漢所尚也伏藏也龍鬪謂群雄角力也易曰龍戰于野是也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

起合二百二十八年也或曰光武二十八歲起兵又二十八將皆應四七之數火爲主言火德

也羣臣因復請乃即皇帝位於鄗南大赦改

元建武鄗音澗邑各屬定州鄗南者鄗邑之南也

石氏曰更始雖庸才南面之君也光武雖豪

傑北面之臣也更始未亡而光武先立是叛

君也

愚謂更始雖君而柔懦無爲遊燕無度加以

諸將暴橫億兆離心其亡可立而待也光武

以帝室之胄才明勇略中外屬心苟不早正

位號以收衆望則社稷爲他人有也必矣蓋

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即位於鄗南者

所以爲社稷計也何叛之有哉故綱目於其



赤眉劉盆子

封更始為淮陽王以卓茂為太傅

起兵也書興復帝室於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則其予之意可見矣學者宜玩心焉

赤眉樊崇等立宗室劉盆子為帝年十五時在

軍中主牧羊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

欲啼盆子故式侯萌之子也步行曰徒赤足曰跣赭音者赤也賊入長安更

始出奔帝下詔封為淮陽王未幾降赤眉為所

殺為所為去聲死人卓茂嘗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

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密縣

名屬州

鄧禹關名西

司馬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投於草茅之中置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車駕入洛陽遂都之○關中未定鄧禹引眾而西號百萬所至停車駐節勞來百姓垂髻戴白滿車下名震關西至栒邑久不進兵赤眉大掠而去禹乃入長安赤眉復入禹戰不利徵還京

遣馮異入關破眉

失東隅收

師勞來皆去聲拘音旬復扶又反髻音近○髻小兒髻也言垂髻髻之童子戴白髮之老人

赤眉大戰於回谿敗績收散卒堅壁已而大破

赤眉於崤底壘書勞異曰始雖垂翅於回谿終

能奮翼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邀同

勞去聲○回谿在弘農澠池縣北崤山名底猶下也一名崤崤山在澠池縣西為垂翅則墜喻

敗也奮翼則舉喻勝也隅角也日出必自東隅喻早也桑榆日入處喻晚也淮南子曰西日垂

樊崇以劉盆子及丞相徐宣等肉袒降上軍陳

劉永

彭寵  
負功  
自反

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

曰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恨上曰卿所謂

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各賜田宅錚初耕反佼佼古巧反

○集覽曰錚錚音響兒佼佼好兒○睢陽人斬劉永以降永在

更始時立為梁王更始亡永稱帝至是敗睢陽郡名

屬河南今歸德府○漁陽太守彭寵奴斬寵來降初上

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

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將獻之道遇群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遼東丞也上徵寵寵自疑遂反至是敗

騎去聲朝

音潮後並同○男使曰奴突騎師劉永所立齊

王張步降上初以步為東萊太守已而受永命

王齊將軍奔耿屢戰大敗之拔祝阿濟南臨菑

車駕至臨菑勞軍謂奔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

策嘗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步敗齊

地悉平王齊之王去聲○東萊郡名屬山東今

萊州是祝阿邑名屬東平濟南縣名屬將軍吳漢等擊斬劉永所立海西

王董憲及叛將龐萌等江淮山東悉平時惟隗

馮勞  
詔異

囂公孫述未平上積苦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

此兩子於度外耳置捨棄也○馮異自長安入朝上

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

關中詔勞異曰倉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為勞皆去聲本倉沒反○披開也

意遷之○建武八年帝自將征隗囂潁川盜起帝

還宮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獨卿能

平之耳從九卿復可出也恂勸上親征賊悉降

恂竟不拜郡句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

借寇  
君

年

隗囂

一年乃留恂鎮撫受納餘降大軍不戰而還金執

吾官名蓋九卿之屬言恂已為執金吾九卿之貴從此復出為郡守可也除官曰拜言帝拜恂為守恂竟辭謝不肯受命也 ○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起

兵至建武初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天水郡名即秦

州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

當握手權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

盛陳陛衛以迎接馬援字文謝扶風茂陵人陳陛衛謂陳兵衛於陛下援

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子不吐哺迎國

士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

雌雄

乎雄雌未定言勝負未決也脩飾邊幅謂如布帛脩整粧飾其邊幅也稽留也因辭

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方子陽述字也井底蛙語出莊子言其所見者小也專意東方謂西事述不如東

武也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父即引入上

在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

使人大慚廡音武○雒即洛字光武以漢火德為水克火故去水而從佳也岸敵也

與公孫述同里閉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

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

公孫述底  
孫井蛙

帝自王  
真有

馬謂接  
無前世

易若具

開音汗少易皆去聲。○里門曰開陸載謂陳列榮載於陸陸之下以為儀衛也

簡易簡略平易也

上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說音稅下同謂

遊說之客也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

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勝音升數上聲。○反覆言不定也盜名字謂群雄借号也不可勝數言多也符合也援

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

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

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節操也囂曰卿

謂何如高帝接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

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

好去聲。○不

亦不如也無可無不可只是猖狂自恣之意觀其溺冠嫚儒彭城置酒高會等事可見

不擇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擇音亦悅也反復勝者言光武開心見誠

闊達多大節不如高祖之寬仁大度也高帝無可無不可又不如下光武之經學博覽動如法度

不喜飲酒也遣子入侍未幾反覆嘗問班彪以戰國

從橫之事彪作王命論以風之囂不聽

彪甫休反從音

宗論風皆去聲。○從橫說見戰國趙魏紀王命論詳見通鑑建武五年

馬援詣行

在上復使游說仍自賜囂書囂竟臣於公孫述

述立囂為朔寧王上征囂援在上前聚米為山

為聚米  
山

公孫述

伐蜀  
征南  
重為

谷指畫形勢開示軍士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  
目中矣遂進軍囂奔西城病餓恚憤而死子純  
降隴右悉平恚音惠○天子車駕所幸之次○  
十二年公孫述亡述茂陵人自更始時據蜀稱  
帝國號成上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  
復望蜀遣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會征南大將軍  
岑彭伐蜀彭在荆門裝戰船漢欲罷之彭不可  
上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  
事一惟征南公為重而已彭戰船並進所向無

賞融  
入朝

前述使盜刺殺彭吳漢繼進至成都擊殺述蜀  
地悉平騎去聲○荆門州名屬湖北步謂步軍  
騎謂馬軍言吳漢習用步軍馬軍不諳  
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五郡太守入朝融自建武  
初據河西後遣使奉書上以為牧賜璽書曰議  
者必有任囂教尉他制七郡之計書至河西皆  
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上征隗囂融率五  
郡兵與大軍會至是奉詔歸朝拜冀州牧燉音  
屯他

音池○涼州屬甘肅即武威郡今永昌府張掖  
今甘州酒泉今肅州府燉煌今沙州並屬甘肅

代王盧芳死

匈奴求親和

金城今蘭州屬鞏昌七郡蕃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革召趙佗教以下制七郡之謀曰聞劉項起兵中國擾亂且南海東海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他行南海尉事先是隗囂說實融曰當各據土宇是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他融不從至是重書言之故 ○十八年代王盧芳死於匈奴芳河西皆驚也

安定人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建武初據安定匈奴迎之立為漢帝數為邊郡寇患後來降王于代復反走匈奴以病死數音朔○定安郡名今鳳翔府是也 ○二十二年匈奴求和親許之自呼韓邪單于死于成帝時其後累世皆仕漢平帝時王莽頒

西域請護都

條於匈奴謂中國無二名諷單于改名莽篡漢易漢所賜單于璽曰章單于怨恨數寇邊健武以來匈奴助盧芳寇漢後又數與烏桓鮮卑連兵入寇至是始請和音數朔○頌條頌降條例也二名二字名也璽以玉為之章以銀為之易璽曰章是輕之也烏桓鮮卑並東夷國名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先是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賢使再至上賜賢都護印綬邊郡守上言不可假以大權詔收還更賜大將軍印賢恨猶詐稱大都護諸國悉服屬賢驕橫欲兼

并西域句諸國懼凡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漢  
都護上厚賜遣還其侍子至是復請上復却之

鄯音善更平聲屬音竹橫去  
聲莎車鄯善並西域國名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域  
結黨南羗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  
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  
是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  
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  
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西域諸國皆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  
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  
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  
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  
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



單于  
款塞

立南  
庭單于

北  
親求匈奴

第五  
倫主

于款漢塞內附於是分為南北匈奴○此毗至反

匈奴貴王之號比其名也款塞說見景帝紀 ○二十五年朔人鮮卑

烏桓並入朝夷國名 ○二十六年立南單于

庭庭置使匈奴中郎領以領之徙南單于居

西河美稷使去聲○西河郡名屬山 ○二十七

年北匈奴亦遣使求和親不許明年又請許之

使去聲 ○中元二年帝崩葬原陵上起兵時年二

十八即位年三十一第五倫每讀詔書歎曰此

聖主也一見決矣第五倫名也 手書賜方國一札十

行細書成文行音抗○手書親手書也方 明慎

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度音 嘗幸

南陽置酒會宗室句 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平日

與人不少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上聞之笑曰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天子車駕所至之處民臣皆以為僥

幸故曰幸諸母伯叔母也款曲款盡私曲也

胡氏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

武不峻刑誅謙抑以受言温恭以接下所以

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為

利回不為祿徙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理正光武之謂也

上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減官馬武上書請攻滅之鳴劔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門關謝絕西域抵掌猶言拍手也伊吾城名在瓜州晉昌

吏事責三公

縣北包桑記蓋張良北上所受之書也玉門關在燉煌西界保全功臣不復

任以兵事皆以列侯就第以吏事責三公亦不

以功臣任吏事諸將皆以功名自終集覽曰吏事責三公

謂以下大尉公掌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孝悌謙儉事司空公掌水土營城邑凌溝洫脩墳坊

事也光武盡侯諸將不任以事俾皆令終賢於高帝之處韓彭遠矣祭遵先卒上

念之不已祭音債來歙彭死鋒鏑卹之甚厚

歙吸揖二音鏑音的卹恤同○兵刃曰鋒箭箠曰鏑言死於兵也吳漢賈復終

於帝世漢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若上嘆曰吳

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出師朝受詔夕

吳漢  
隱若  
敵國

賈督  
有折  
威威

就道及卒上臨問所欲言漢曰臣愚願陛下慎  
無赦而已集覽曰意氣自若言不驚恐也差猶較也言漢甚起發人意思隱然若一敵國之強也

唐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夫  
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害良善故朕不  
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吳漢諫光武  
無赦亦此意也

復自起兵時為督上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嘗戰被傷上驚曰吾嘗戒其輕敵果然失吾名

馬交  
討武  
陵變

接書  
戒兄

將聞其婦有孕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邪我子  
娶之其撫羣臣每如此折衝推折惟馬援卒之

日息意頗不終焉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  
尸安能死兒女手裹音果交趾及援以伏波將

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行上怒其老援被  
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

翁乃遣之矍音脚○武陵郡名屬湖廣今常德府周為蠻蠻所居怒冷也矍鑠輕健貌先是上婿梁松嘗候援拜床下援自以父友

不答松不平候謂省問也拜床下則敬之至也援在交趾嘗遺

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

耳可聞口不可言兄子謂馬嚴馬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故接遣書戒之

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

行也好行皆去聲○海虞吳氏訥曰好議衆人長短則招怨惡妄談國家政法則犯憲章

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

曹效之吳氏訥曰伯高名述漢京兆人仕至零陵太守敦厚敦篤而重厚周慎周密而

謹慎謙約節儉則不為驕奢此與好譏議事豪俠者相反故欲其效之也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

松構 馬 陪

好去聲樂音洛○吳氏曰季良名保亦京兆人

仕至越騎司馬豪俠好議故能憂人憂而樂人

樂矣清濁無所失故父喪致客而數郡畢至矣此正通輕俠客之事故不欲其效之也效

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

鶩也鶩音木○具氏曰謹勅謂能脩檢輕薄謂不厚重鵠鶩皆鳥而

不成反類狗也鶩音木○具氏曰謹勅謂能脩檢輕薄謂不厚重鵠鶩皆鳥而

各相以虎狗皆獸而大不同故刻鵠類鶩人猶

以爲非盡虎類狗則爭笑侮而辱矣終篇以此

設喻所以深警之也季良者杜保也保仇人上書告保以

接書爲證保坐免官松坐與保游幾得罪愈恨

接幾平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卒軍中松構陪

之追收新息侯印綬壺頭山名在袁州阮陵縣東構陷謂結構以陷之於

也罪接前在交趾嘗餌薏苡以輕身勝瘴氣軍還

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為明珠文犀上益

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寃乃稍解餽音二勝音升○餽服也薏苡

藥名似黍差大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久服則輕身延年勝當也文犀犀角之有文者也

胡氏曰光武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

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

困邪不然有臣如接而不保令終其為君德

之累豈小小哉

歐欽賊 陽犯

宋弘 諧

上於賊罪無所貸債大司徒歐陽欽嘗犯賊欽所

授尚書弟子千餘人守闕求哀竟不免死於獄

賊音庄賄賂也貸寬免也所用群臣如宋弘等皆重厚正直

上姊湖陽公主嘗寡居意在弘弘入見主坐屏

後上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貴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主曰事不

諧矣見音現諺音彥○意在弘欲嫁之也諺俗語也易改換也糟糠謂貧而食糟糠也不

下堂謂不忍出也諧合也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

得洛陽令董宣候主出行奴驂乘叱下車格殺

董宣強項

守令皆良吏河潤九里召杜母

之主入訴上大怒召宣欲搗殺之宣曰縱奴殺

人何以治天下臣不須搗請自殺即以頭叩橋

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兩

手據地終不肯上救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強皆去聲○宣字少平陳留人奴曰蒼頭侯伺也搗擊也小黃門宦官也以其不屈伏故救曰

強項當時州牧郡守縣令皆良吏令去聲郭俊

守潁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勞去聲杜詩守南陽郡人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

有杜母爲去聲下爲之同○召父召信臣也宣帝時守南陽杜母即杜詩言二子皆足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周黨不伏而謁

以爲民之父母也按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故爲之語曰云云張堪守漁

陽郡人爲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堪爲

政樂不可支岐音其樂音洛○漁陽郡名今薊州附枝一名寄生政治不節則生

兩岐謂一莖兩穗也支度也按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故郡人語曰

云劉昆爲令江陵有火叩頭向之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上問行何德政而至是昆曰

偶然耳上曰長者之言也命書之策長上聲○

屬江陵府弘農郡名屬河南今陝州策史籍也尤重高節徵處士周黨

至不屈伏而不謁或奏詆之上曰自古明王聽

子耕富山  
陵鈞春

主必有不賓之士賜帛罷之

處音杵詆音底○尤最也重敬也高

節謂清高節義之士也士未仕處士也猶女未嫁曰處子也詆訾辱之也不賓謂不可賓服也

處士嚴光與上嘗同游學物色得之齊國披羊

裘釣澤中徵至亦不屈上與光同卧以足加帝

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上曰朕與故

人嚴子陵共卧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

隱富春山中終句漢世多清節士自此始光字

小字狂奴富春人物色謂圖畫其人物容色以訪求之也富春山在富陽縣西

高平范氏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

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

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

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

難使之氣柔異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士

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

風俗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

方天下未平上已有志文治首起太學稽式古

典脩明禮樂晚歲起明堂靈臺辟雍粲然文物

可述稽考式法也明堂大享朝會之所靈臺占天文望禋祥之所辟雍大射行禮之所辟

起學堂  
太明

如璧同蓋四面水環每且視朝日昃乃罷數引

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乘間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上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數音朔間去聲又如字樂音洛日向西曰歿經理六

經之義理也夜分半夜也黃老黃帝老子也在位三十三年身致太

平改元者二曰建武中元壽六十二太子立是

為顯宗孝明皇帝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史斷曰光武膺受命之符起兵春陵興復帝

室鏖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

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中興之本也故

能克復宗社不改舊物即位之後首以卓茂

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世多循吏天下略定

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

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

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以私愛廢皇

后太子聽讒言收新息侯印綬信圖讖竟事

封禪此三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

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娶妻 ○ 當得 陰麗 華

孝明皇帝初名陽母陰氏光武微時嘗曰仕宦  
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微賤也吾  
牙叶音生陽幼穎悟光武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諸郡各遣人奏事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  
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  
抵言於街上得之光武怒陽年十二在幄後曰  
吏受郡敕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  
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句以詰  
吏首服光武大奇之諸臣吉反首去聲○檢察也覈考也墾開也牘簡也

行禮 老親 割牲

書字也 不可問謂二郡田宅踰制不可得而理問也由因也抵言猶云托辭也方比也首服謂首其非而服其罪 郭皇后及太子疆廢陰貴人立為后  
陽為皇太子改名彘至是即位貴人宮中女官名 ○永  
平二年臨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  
為五更三老東面五更南面上親祖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醕禮畢引榮及弟子升堂諸儒執  
經問難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  
數計醕音孕難去聲國音琛○養老禮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是也宋均曰  
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之更代者鄭康曰老人知三德五事皆二說未

知孰是祖露臂也爵鳥名象其形以為酌器取其能飛而不溺於酒也醕酒漱口也園圍遠也辟雍四面皆水四出為橋橋各有門以節觀

胡氏曰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等授經專門章句不知聖賢脩齊治平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已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三年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應二十八宿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

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循蓋延邳彤銚期劉楨耿純臧宮馬武劉隆惟馬援以皇后之父不

與焉應與皆去聲鐔音尋祭音債蓋古盍反邳音丕彤音容銚音姚○南宮在洛陽二十八宿謂角亢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也

愚按二十八將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其理有無未可知然咸能抒其忠誠奮其勇智以成佐命之功亦可謂名世者矣圖形雲臺以表其元勲不亦宜乎

東平  
善

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蒼自上即位初為驃騎將軍五年而歸國至是入朝上問處家何以為樂蒼曰為善最樂朝音潮騎去聲處上聲樂音洛○蒼光武之第二子也

○十七年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陳氏曰戊巳校尉官

名以其無常治處如戊巳之土寄旺於四季故有是名一說以其居西域之中而鎮撫諸國亦猶戊巳居中也

初耿秉請伐匈奴謂宜如武帝鎮四方也亦通

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上從之以東與竇固為都

尉屯涼州斷音短○吳氏曰西域在匈奴右若漢與西域通則匈奴失助如折其右

也手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至鄯善其王禮

班超  
斬虜

之甚備及匈奴使來頓踈懈超會吏士三十六

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

復與虜通使假使勿之使如字懈音介從去聲○假者權攝之義蓋司馬之副也懈

怠也言鄯善王敬禮班超甚備及匈奴使來欲與通和故禮超頓然踈畧懈怠也超復

使于寘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

入侍西域復通寘音田○于至是竇固等擊車

師而還以陳睦為都護及以耿恭為戊校尉關

龕為已校尉分屯西域龕音堪○十八年北匈奴

北  
攻匈

耿恭

置度  
遼將

漢家  
箭神

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初上即位之明年南  
 單于比死弟莫立上遣使授璽綬北匈奴寇邊  
 南單于擊走之漢與北匈奴交使南單于怨欲  
 畔密使人與交通句漢置度遼將軍於五原以  
 防之使人之使如字○五原郡名屬勝州今連谷縣已而漢伐北匈奴  
 北匈奴亦寇邊至是攻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  
 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者有異虜視創皆  
 涕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  
 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乃解去傳音付語中皆去聲○金蒲城在西

域傳塗也創瘡同傷也沸黃水躍貌

○帝崩在位十八年改元者

一壽四十八上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  
 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  
 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上怒甚疾言  
 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入  
 君自起撞郎乃赦之褊音扁好去聲數音朔崧猶密也言好以耳聞目見密地發人陰私為上明也郎官名穆穆深遠之意皇皇敬畏之貌  
 遵奉建武制度無更變后妃家不得封侯預政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上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館陶  
公主

不求許郎

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更音庚為應皆夫聲  
○預干也縣令曰郎

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

焉樂音洛殖音直生也太子立是為肅宗孝章皇帝謚法温克

曰章

愚按明帝垂髻穎異能察事情及其即位首崇儒術臨雍拜老橫經問難宗戚子弟莫不受學三代以還教化之美未有過於斯時者也尤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視朝幽枉必達在上無矜大之色內外無倖曲之私斷獄得

情號居前代十二又能遵奉建武舊章無所更變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公主之親不許為子求郎是以官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然提曳近侍而君入之度未弘窮兵遠夷而邊戎之釁徒構遣使求西蕃之妖佛開中國萬世蠹財害政之禍殃可勝惜哉

○孝章皇帝名烜母賈氏馬皇后養之立為太子

至是即位烜兄遠反○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

班請西北匈奴  
超平域來

圍已校尉又圍耿恭詔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  
惟班超上疏請兵遂欲平西域上知功可成從  
之沒猶也○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時北匈奴衰  
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侵其後鮮卑擊  
其左西域攻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鮮卑  
擊斬北單于故部衆有來降者零音連○南部  
南匈奴部落也  
丁零北狄種名在康居○帝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曰  
建初元和章和壽三十一上繼明帝察察之後  
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文之以禮樂察察煩碎  
貌老子曰

韋彪議簡賢  
毛義奉檄

廉范  
五袴

其政察嘗議貢舉法韋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  
賢以孝行為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上然之  
廬江毛義以行義無張奉候之府檄適至以義  
守安陽令義奉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  
母卒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往日之喜為親屈  
也上下詔褒寵之行令為皆去聲○廬江國名  
在廬州檄薦剡也安陽縣名  
今宋州楚丘縣是也按漢制郡守得  
專除令長故府檄以義為縣令也州郡得人  
如廉范在蜀都弛禁以便民民歌之曰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作則護  
反○蜀

都即成都府叔度廉范字也通鑑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窄舊政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削此令但嚴使貯水而已民以爲使故歌之云云

當時皆以平徭簡賦忠

怨長者為政終上之世民賴其慶徭音遙役也長上聲太子立是為孝和皇帝蓋法不剛不柔曰和

史斷曰孝章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

聽揚終諫而罷西域之戍用陳寵言而除嚴

刻之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勸課農桑明慎

選舉進柔良而退貪猾順時令而理冤獄雅

好文章褒崇儒術史稱長者不亦宜乎然過

實后 臨朝 憲破 匈奴 ○

於寬柔不能濟之以剛實憲奪公主園此外戚專恣之漸也卒不能正其罪實后譖廢太子亦宮闈害政之端也卒不免陷其說東漢之衰基於此矣

孝和皇帝名肇母梁氏實皇后子之年十歲即

位實后臨朝實憲以外戚侍中用事有罪求出

擊北匈奴以自贖后從之大破匈奴登燕然山

刻石勒功而還入為大將軍父子兄弟並為卿

校充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遂與宦者鄭眾定

宦官  
用權

議勒兵收憲印綬迫令自殺以衆為大長狄常  
與議政宦官用權自此始朝平聲○燕然山在  
宣德府卿校公卿將

也校  
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  
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  
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  
所可恨者三公不預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  
宦者用權馴至亡漢可勝痛哉

先是漢兵擊北單于走死漢立其弟後叛追斬

班超  
燕頭

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自此漸盛○徵班超  
還京師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  
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

也相去聲頰五感反○頰下曰  
頰言其頰如燕頭如虎也自假司馬入西

域章帝時為西域將兵長史至上以超為西域  
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  
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許  
之將騎皆去  
聲長上聲任尚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  
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

史記卷三十一



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邊和  
如超言揚雄傳蕩佚音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

二曰永元元興太子立是為孝殤皇帝蓋法曰

成日

史斷曰孝和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年才十  
四而能慨然獨斷芟除大憝使朝廷肅清宮  
闈寧晏遠紹昭帝之烈何其明哉竇憲誅後  
又能躬總萬機威權不失發倉廩以周不給  
弛苑囿以假貧民優禮賢臣克納直諫是以

臨鄧  
朝后

內則生民歲增拓土日廣外則北空朔庭西  
通重譯方之章帝或者過之惜其誅憲之時  
不與大臣計事而與刑臣決謀以致宦豎弄  
權卒亡漢室後之言治亂者每於斯而太息  
焉自是以來漢統屢絕大抵皆以諸侯王入  
繼多是幼冲所以然者盖由權在外戚宦官  
利於立昏故也

孝殤皇帝名隆生百餘日即位改元延平在位  
八閱月而崩時皇太后鄧氏臨朝與鄧騭定策

鄧涼  
棄州  
可謂  
不虞

朝歌  
賊平  
盜

立嗣是為孝安皇帝閔越同逾也 鄧騭音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也未冠冠去聲禮 迎即位鄧后仍臨朝鄧騭為大將軍冠去聲禮 而時邊郡多事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 謂以為不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夫 多出涼州衆皆從謂議許音 騭惡謂欲陷之會 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謂為朝歌長 故舊皆弔之謂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武都  
太守

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數百 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綠線縫其 裾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惡去聲朝 如字長上聲別彼列反○朝歌邑名屬衛輝弔 暗也盤屈錯雜也言盤屈之樹根交錯之木節 非利器不能斷之也誘引導也以賊誘賊亦 用兵之術也楷楷密也傭賃力也後襟曰裾太 后知謂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叛羗數千 遮謂謂傳不進宣言請兵須到乃發羗聞之分 鈔傍縣謂因兵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鈔楚交反○武都郡名屬鞏昌今階 州遮謂謂遮擁謂之道路使不得進

增竈示強

也須待也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  
多吾兵少徐行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  
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  
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易為皆去聲見弱之見音現示  
也及追既到郡兵三千而羗萬餘攻圍赤亭句  
數十日謂命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羗謂力弱不  
能至并兵息攻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羗大驚謂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

崩太后

今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  
羗不知其數相恐動謂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  
路羗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射音石中  
去聲貿音茂○赤亭在隴西今秦州武縣是也貿易交換也周遍也○皇太后鄧  
氏崩徙封鄧騭為羅侯遣就國騭自殺太后崩帝始親  
政以閭后兄弟為卿校典禁兵而鄧氏五侯皆  
免為庶人沒入貨產徙封騭騭憤恚不食而死  
○汝南黃憲卒汝南郡名屬豫州今汝寧府○書法曰布衣未有書卒者書黃  
憲何惜初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閭為  
功曹引進憲及陳蕃等蕃就吏憲不屈好去聲郡錄

黃憲荀之表師

叔度若千頃

事曰憲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  
功曹憲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  
旅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見閻曰子國有

潁子閻曰見吾叔度邪逆旅客舍也戴良才高

每見憲歸惘然若自失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

來邪惘然失志貌陳蕃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

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過閻不宿

從憲累日曰奉高之器譬如汎濫雖清而易挹

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

量也汎音軌濫一作檻胡覽反易去聲○太原府名屬山西秦字林宗奉高閻字也泉側

出曰汎正出曰濫詩曰有汎汎泉又曰憲初舉

孝廉又辟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即還年四

十八而終辟音璧憲到京師還蓋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也

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焉士君子

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故予曾祖穆侯

以為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若及門於

孔氏其殆庶乎

策收太尉楊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震關西

人時人稱之曰關西夫子楊伯起教授生徒堂

楊震自殺

自揚震  
殺

下得三鱣都講以為有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

生自此升矣

鱣當作鱣音善魚名似蛇黃身黑文

後嘗為郡守屬

邑令有懷金遺之者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令慚而退

遺去聲○令縣令謂

王密也震所舉故懷金謝之

熊氏曰君子之德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持行於昭昭之際昧心於冥冥之中可乎令以利來震以義責故懷慙而退也

及為三公時宦者及上乳母王聖用事皆有請

托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為言共構陷之飲配而

死葬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大鳥高丈餘至墓前

俯仰流涕而去

數音朔近習親近狎習之人

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

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

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

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處義不

精亦不足稱也

位侯北臨閭位  
嗣卿朝后

上少號聰明既即位多失德在位十九年崩改元者五曰末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太子先為近習所譖坐廢為濟陰王閭后臨朝與顯迎章帝孫北鄉侯懿嗣位尋薨宦者孫程等誅顯遷閭后迎立濟陰王是為孝順皇帝少去聲濟上聲史斷曰孝殤始生百日而為君無足道者清河王慶孝章之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且年齡益長過失無聞使於此時迎立以主漢祀不亦善哉而鄧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

迎立程

安帝年才十三稱尊享御然權歸外戚令出房幃帝年三十猶未及親政故自永寧以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一書母后常隆宦寺得政腐身熏子委寄國命手握天爵口銜天憲舉動移山海呼吸變霜露海內愁怨志士窮棲方且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灾眚吾誰欺欺天乎  
孝順皇帝名保為孫程等所立宦者以功封侯者十九人

為去聲○十九人謂孫程王康王國黃龍彭愷孟淑李建王成張賢史梁

順帝 奏舉 孝廉

馬國王道李元揚他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先也 ○尚書令左雄奏令

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歲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公直精明審覈真偽決志行之有舉少年至者雄詰之曰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頃之中外坐謬舉黜免者十餘人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應少皆去聲○子奇姓尹字伯奇齊人有孝行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

梁冀 為大將軍 張綱 理

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以皇后父梁商為大將軍商卒以其子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後漢都洛河南尹如前漢之京兆尹遣使者

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冀不疑無君之心

十五事上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人八人謂張綱柱

羨藥巴郭龜劉班也分行謂分部行案也理車輪謂不行部也豺狼謂冀不疑狐狸兪州郡汗吏言冀不疑專權縱恣先當糾劾何必案問州郡之貪汗乎冀欲中傷之廣

網單  
張嬰

蘇章  
舉正  
罪人

陵賊張嬰寇龍揚徐間十餘年乃以網為廣陵

太守網單車徑詣嬰壘門請與相見譬曉之嬰

等萬餘人降網入壘宴散遣任所之南州晏然

在郡卒嬰等為之制服行喪中去聲○廣陵郡名屬淮東今揚州

府揚徐皆州名揚即廣陵徐即彭城南州南方州郡也晏然平靜貌時二千石長

吏有能政者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為清河太

守章行部為設酒甚歡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

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姦

賊之罪長上聲○清河郡名屬河東今恩州行部巡行所部也二天言蘇章亦一天也

孺文章字也○上在位二十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建

陽嘉永和漢安建康太子立是為孝冲皇帝謚法

勿小在位曰冲

史斷曰順帝享國漢業雖衰然當時可任公

卿者有李固杜舉香同可任將帥者有虞詡皇甫

規可任刺史者有蘇章張綱任峻吳祐若使

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彙征焉國雖衰

可興也而帝惟后黨預權閹宦用事忠良屈



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孝冲皇帝名炳年二歲即位三閱月而崩改元

永嘉炳音丙梁太后迎立渤海孝王之子是為孝

質皇帝謚法中正無邪曰質

史斷曰冲帝二歲踐祚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

李固所言多見采納宦官黃門為惡者一皆

斥遣天下方翹首太平而跋扈之冀已仄目

矣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玄孫也年八歲即位少聰

跋扈

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

之使左右於餅中進毒遂崩在位一年有半改

元本初冀迎立蠡吾侯是為孝桓皇帝火惡皆去聲朝

音潮跋蒲未反扈音戶跋扈猶言強梁也

史斷曰質帝生才九歲而能面斥跋扈之姦

何其明智若是哉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

前殿名宰輔大臣共明證其罪而誅之則漢

室之興猶未可量也惟其不能是以言未脫

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哀哉

李固 杜喬 下獄死

荀氏 八龍

○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也年十五即位梁冀以定策功益封又封其子弟皆侯子弟皆侯謂封冀弟不疑

為穎陽侯蒙為西平侯子胤為褒邑侯李固杜喬欲立清河王蒜

至是蒜貶為侯自殺固喬下獄死蒜音莽○梁冀誣固喬與

妖賊劉鮪交通○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書法曰卒前官

賢也淑穎川人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

師宗之相朗陵治稱神君少行相治皆去聲有子八人

時人稱為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

龍慈明無雙縣令命其里曰高陽里八子謂儉

爽肅專也命里曰高陽者取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之義也爽嘗謁李膺因為

之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為去聲同郡

陳寔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

子諶字季方驂乘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

淑家八龍更迭侍左右淑孫或字文若尚幼抱

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長上

聲諶時任反乘見皆寔嘗為太丘長脩德清淨

吏民追思之長上聲○太丘紀諶之子問其父

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有才

荀陳 德星

難兄 弟

餘曰優不足曰劣難為兄弟謂元方難為季方之兄季方難為元方之弟言二子皆賢不可下以優劣論也 ○詔舉獨行之士 獨行謂特立不阿 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策退而著政論略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 推通回反○涿郡即涿鹿 今涿州寔字子真公車受章奏處也上古結繩以紀事至亂秦則端緒多而難以此治之也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至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而難以此解之也 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

也 夫供皆平聲養去聲 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

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

拊勒韃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 馭御同駘

鑿

音苦犇奔同韃巨展反輶音舟○恩貸謂寬免也馭謂御馬者委棄也轡馬韁也駘脫也銜馬口鐵也四牡四馬皆牡也橫奔言不由道也皇路大路也拊束也勒馬鑿銜也韃謂輶之也輶車轉也和鑿皆鈴也和在軾鑿在衡車行則和鳴而鑿應也節奏謂作止高下緩急之度也言此以譬為政者既失以寬則當濟之以嚴也 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

右趾者棄市管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

非以寬致平也 趾音止 仲長統見其書曰凡為

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坐側具首尾

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弊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朱穆奏貪汗劫

以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望風解印去者數十人及到奏劾貪汗有宦者歸葬父用玉匣穆案驗剖其棺出之上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謂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穆獨亢然不顧竭忠懷憂為上深計臣願代穆罪上赦之陶又上疏乞以穆及李膺輔王室書奏不省長上聲无音抗為去聲省悉井反○憲法也言宦者執持天子封爵之權專主國家刑法之柄也省察視也○梁冀凶恣日積以外戚用事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

誅梁氏皆五人皆侯  
士薦東皆五人皆侯  
處著侯人皆

而已上與宦者單超等謀勒兵收其印綬冀自  
殺梁氏無少長皆棄市超等五人皆侯自冀誅  
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為太尉單音善少去聲  
謂單超徐橫具○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等以  
瑗左瑄唐衛也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至玄纁幣穉字孺子豫章  
人蕃為守時特設一榻以待穉去則縣之穉雖  
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弔嘗豫炙  
一雞以酒漬絲暴乾裹之到家隧外以水漬絲  
白茅藉飯以雞置前祭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

姜肱  
共被  
徐穉  
置

縣平聲應去聲笈極暉反漬音恣暴音僕乾音  
干隧音遂藉音炙○豫章郡名屬今江西即南  
昌府笈書藉也冢隧墓間道也藉以白茅取其  
潔也留謁謂留名刺在墓前也不見喪主即記  
所謂知死不知生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晦季江  
傷而不弔之意也俱孝友常共被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被  
也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穉至進爵  
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  
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之問國事不答太  
原郭泰曰孺子不答國事是其愚不可及也草  
也容字季偉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泰初游維陽  
晦以免禍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李郭  
仙舟

茅容  
危坐  
孟敏  
不顧

李膺與為友膺歸鄉里送車數千兩膺與泰同

舟而濟衆賓望之者如神仙焉兩音亮○膺與泰同舟以其道

同也衆賓望之如神仙蓋敬之至也容年四十餘耕於野遇雨避

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遂

勸令學夷踞謂蹲踞而坐也危坐謂以尻著地而坐也鋸鹿孟敏荷甌

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

何益泰亦勸令學自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

荷上聲負也獎音蔣勸也

茅容危坐獨與衆異孟敏墮甌無所顧惜是

皆生質之美如此自非先達有見之士獎勸

而造就之鮮有不湮沒者若郭泰可謂能成

人之美矣

泰舉有道不就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

所廢不可支也支持也陳留仇香名覽年四十為

蒲亭長民有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為

陳人倫元感悟卒為孝子長上聲為陳之為去聲○蒲亭在考城

考城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曰陳元不罰而化

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考城縣名屬陳留今睢州署謂簽舉也少鷹鷂

仇覽  
樓鸞

志言其無搏擊之威也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言鷹鷂之搏擊

鳥雀不知鸞鳳羽而殺鳥隨之以喻刑罰不如德化也與曰枳棘非鸞鳳

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資香入太學常自守

泰就房見之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師也不應徵

辟而卒枳似橘有刺棘小木叢生資謂助其道里費也自守謂不求聞達也○自

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望寵嘗守會

稽郡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山谷間出人賫

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

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劉寵  
錢寵

及公言邪勤苦老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入

為司空治去聲○秉揚震子也人望人中有各望者選擇也言人各選取一大錢餘皆

不受秉立朝正直為河南尹時嘗以忤宦官得

罪後為太尉以卒朝音潮下同忤音誤逆也陳蕃繼秉為太

尉數言李膺以為司隸校尉宦官畏之皆鞠躬

屏氣不敢出時朝廷紀綱頽弛膺獨持風裁以

聲各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音屏

丙裁才○以劉寬為尚書令寬嘗歷典三郡多

仁恕吏民有過以蒲鞭罰之三郡荃蹄云由司州內吏遷東海太

李膺  
接者  
為登  
龍門  
劉寬  
蒲鞭

甘陵部

宗資主諾

守又遷南陽太守是也初上為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

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鄉人謠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成隙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始

此因改名甘陵伯武植字也時為河南尹仲進

福字也揣謂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

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褒善絳違滂尤

剛勁疾惡如讎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

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

成瑨坐嘯

元禮模楷

宦官許寃

坐嘯資但主唯諾畫計也孟博滂字也主畫諾謂

乃功曹而專汝南南陽太守之權宗資成瑨但備負而已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賈彪為之冠與陳蕃李膺更相推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於

是中外承風競以減否相尚冠去聲更音庚元

字也善曰穢不善曰否會成瑨與太原守劉瓛於赦後案

殺宦官之黨徵下獄將棄市山陽守翟超以張

儉為督郵破宦官踰制冢宅東海相黃浮亦收

宦官家屬犯法者殺之宦官許寃皆得罪蕃屢



逮捕  
黨人

宦官  
赦人

爭之上不聽瓊音贊○山陽郡宦官教人上書

告李膺養太學游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上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郤

不肯署上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

范滂等二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蕃又極諫上

策免之朝廷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許音匪

去聲○三府三公府也署賈彪曰吾不西行大

難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上疏解之膺

等獄辭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乃懼白上赦黨

禁錮  
終身

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說

皆去聲錮音固○禁錮謂杜塞○上在位二十

一年改元者七曰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

熹永康崩竇皇后迎立解瀆亭侯是為孝靈皇

帝

史斷曰桓帝政遷五侯刑淫三獄姦邪肆虐

流衍四方賢愚混殺是非逆置可謂亂矣然

猶綿綿不至於絕者上則有公卿大夫陳蕃

李膺楊秉劉寵李固杜喬之徒面折廷爭用

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韋布之士符融郭泰  
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揀其敗是以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惜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  
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  
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  
之口舌障其流而迴其瀾激其濁而揚其清  
豈不難哉且私相品題自立禍的而不知挾  
彈操弓者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網豈高飛  
竟何益哀哉

○  
竇后  
臨朝

宦官  
誣殺  
陳蕃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也年十二即位竇太  
后臨朝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徵天下名  
賢李膺杜密等皆列于朝天下想望太平朝音  
同蕃武共議以宦官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奏誅  
曹節王甫等謀泄宦者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請  
帝御前殿作詔板拜王甫黃門令使其黨持節  
收武等誣以大逆先執陳蕃殺之武自殺梟首  
都亭遷太后於南宮操平聲梟音梟謂斬其首懸之以示衆也  
楊氏曰曹節等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

實武  
三君

八顧

氏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  
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  
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豈不惜哉

膺等初雖廢錮士大夫皆高其道而汙穢朝廷  
更相標榜為稱號更音庚○以朝廷以實武陳

蕃劉淑為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宗猶主也李膺荀

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言人

英也人英人中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

蔡衍羊陟為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也行去聲張

八又

八厨

李膺  
考死

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

言能導人追宗也導引也言引度尚張邈王孝

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言能以利

救人也邈音莫毋音無蕃音婆○及陳竇用事

復舉按膺等陳竇死膺等復廢錮宦官疾惡之

諷有司奏誅鈞黨膺詣詔獄孝死復扶又反惡

謂相鈞引其黨與也詔獄筌蹄云天獄也○莊

子書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故曰筌蹄筌蹄者

討魚搏兔滂就捕母與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憾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使

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聞者莫

不為之流涕為之之為去聲○訣別也李杜李膺杜密也或謂李固杜喬者恐非

黨人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錮者又六七百人

郭泰私痛曰人之云亡邦國瘁瘁漢室滅矣但

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

為危言覈論故處濁世而禍不及焉瘁徒與反瘁音萃好

去聲處上聲○瘁盡瘁病人之云亡邦國瘁瘁詩瞻仰篇之辭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正月篇

之辭言漢必滅亡但未知將為誰人所得如視鳥之飛不知將止於誰人之屋也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

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錮諸君

子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

口舌揀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

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卓乎其不可及也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石立太學門外古文蒼頡所撰鳥迹文字篆史籍所著隸程邈

所○上好文學引諸生能文賦者並待制鴻都

待諸制生 文五經正 字經正

鴻門開  
都下西  
賣官

黃巾  
起賊

門下置立太學諸生皆斗筲小人君子恥之聲筲音稍○朱子曰斗量名各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開西  
邨賣官各有價崔烈以五百萬得司徒問其子  
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臭耳邨音底舍也嫌嗔恨也  
○黃巾賊張角等起角鉅鹿人以妖術教授號  
太平道符水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  
餘年間徒衆四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  
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一時俱起皆著黃巾所在  
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燔音煩應去聲○渠帥渠魁將帥也燔謂

皇甫嵩  
與曹合  
破賊軍

許劭  
且評

張角  
死

焚入宅舍劫謂掠人財物也

遣皇甫嵩等討之嵩與沛國曹

操合軍破賊操父嵩為宦者曹騰養子或曰夏

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

業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且評操往

問劭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劫之乃曰子治世之

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至是以討賊起從少

論皆去聲更音庚○機警機變警悟也權數權謀術數也行業行用作業也同祖曰從

皇甫嵩破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梁寶角二

何臨朝后  
袁紹  
勸官

董卓  
立

名弟 ○帝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建寧熹  
平光和中平子辯立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  
何進錄尚書事袁紹勸進誅宦官太后未肯紹  
等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以脅太后遂召  
將軍董卓之兵卓未至進為宦官所殺紹勒兵  
捕諸宦官無少長皆斬之凡二千餘人有無鬚  
而誤死者為少皆去聲長上聲○官無鬚故有誤殺無鬚者卓至問亂  
由辯年十四語不可了陳留王答無遺卓欲廢  
立紹不可卓怒紹出奔卓遂廢辯陳留王立景

為孝獻皇帝語不可了謂無決斷也陳留王辯弟也

史斷曰靈帝即位昏愚尤甚保養奸回過於  
骨肉殲滅忠良甚於寇仇鬻獄賣官錯直舉  
枉災異迭見史不絕書積多士之憤蓄四海  
之怨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虺蜴雖除而  
虎狼復入室矣可悲也乎

遷都 ○  
長安  
孫堅  
袁術

孝獻皇帝名協九歲為董卓所立關東州郡起  
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卓燒洛陽官廟遷都長  
安長沙太守富春孫堅起兵討卓至南陽衆數

合兵

堅劉黃射  
為表祖死

王允  
密結  
呂布  
刺卓

萬與袁術合兵術與紹同祖皆故太尉袁安之

玄孫也袁氏四世五公富貴異於他族紹壯健

有威容愛士士輻湊術亦俠氣至是皆起堅擊

敗卓兵術遣堅圖荊州為劉表將黃祖步兵所

射死為董為劉之為者去聲射音石○長沙郡

子敞為司空敞子湯為司徒湯子逢為司空逢弟隗為司空故曰四世五公也漆轅同聚也言

士歸表紹如輻輳也任氣猶言任俠也○按素紹等起兵蓋以討卓為名皆有睥睨漢鼎之

意但畏名分而不敢顯言耳○司徒王允等密謀誅卓中郎

將呂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嘗小失卓意卓手

戰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為內應卓入朝允伏

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布曰有

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越斬之將應呼皆去聲齊音旅朝

音潮下並同趣促同○齊脊骨也脊壯則有力北掖門正門旁之小門也矛無枝兵也先

是卓築塢于郿積穀為三十年儲金銀錦綺奇

玩積如丘山自云事成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老

置臍中然之光達曙者數日炷燭心也然卓黨

舉兵犯闕殺王允呂布走卓黨李傕郭汜犯闕

謂犯天子門闕也

卓黨  
殺允

郿邑名屬扶風今鳳翔府

炷燭心也然

卓黨

劉備起張從

孫策渡江民大悅

○漢宗室劉備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善備起二人從之河東郡名屬山西今河中府○孫堅之子策與弟權留富春遷于舒堅死策年十七往見袁術得其父餘兵策十餘歲時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風成至是從策起策東渡江轉鬪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所至一無所犯民皆大悅舒州名屬淮西今安慶府○初曹操自討卓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內尋領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已

曹操遷上於許

劉備歸操

而入袁州據之自領刺史遣使上書以為兗州牧上還洛陽操入朝遷上於許使去聲○河內東郡今東昌府東武陽東郡屬也兗州九曹州之一今屬山東許州名屬河南即潁川郡操擊呂布殺之初布自關中出奔袁術又歸袁紹已而又去為操所攻走歸劉備據下邳備走歸操操遣備屯沛布使陳登見操求為徐州牧不得登還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



曹  
縊  
布  
殺  
操

死  
兼  
帝  
術

權  
卒  
孫  
策  
弟  
代

下  
令  
天  
操  
子  
奉

布至下邳布屢戰皆敗困迫降操縛之曰縛虎

不得不急卒縊殺之備從操還許為去聲噬音

反扶又○袁術初據南陽已而據壽春以讖言代

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遂稱帝淫侈甚既

而資實空虛不能自立欲奔袁紹操遣劉備邀

之術走還歐血死應去聲○荃蹄曰當塗而高

以已字公路即○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

故所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

創甚呼弟權代領其衆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

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

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石射音

蒼同呼去聲○吳郡屬江浙今平江府吳氏曰

車轅曰衡九車並行則轅抗而爭故以喻人之

並高○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

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

向於義則違竊為公懼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

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慚憤歐血死音沮

疽疔為皆去聲○沮授紹臣姓名官渡在河南

榮陽縣東南○通鑑袁術為人寬雅有局度喜

怒不形於色然性矜傲自○車騎將軍董承受

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會操遣備邀袁術因之徐

州起兵討操不克走歸劉表操擊表表卒子琮

舉荊州降操爾去聲琮但紅反○董承獻帝母舅也劉表蓋漢宗室故備往歸之

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

下江陵府名屬湖北夏口地名在江夏縣西諸葛亮謂備曰請求救

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說音悅操遣權書

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

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

勸權召周瑜遺去聲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

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為去聲遂以瑜督三萬

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迎敵曰赤壁山名在武昌府

蒲圻縣西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

接可燒而走也蓋反古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

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

繫於其尾艘音搔舸加我反○集覽曰蒙衝與舸

舸為先以書遺操詐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

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

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  
箭燒盡北船煙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備  
等率輕銳雷鼓大震北軍大敗操走還遺去聲  
雷音來  
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向者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景升劉表字也表子  
舉荆州降故操以為  
也豚犬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瑜上疏於權曰  
備有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聚此  
三人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宜  
徙備置吳權不從瑜方議圖北方會病卒魯肅

代領其衆肅勸權以荆州借備權從之

場音權

將呂蒙初不學權勸蒙讀書魯肅後與蒙議論

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

刮目相待

阿發語辭言呂蒙學有進益非復  
前日吳下之阿蒙也刮猶拭也

○

初曹操自袁州牧入為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

作銅雀臺於鄴已而進爵為王用天子車服出

入警蹕以子丕為王太子操卒丕立自為丞相

冀州牧竟篡位廢帝為山陽公追尊操為太祖

武皇帝改元黃初帝在位改元者三曰初平興

平建安元年至二十五年則皆曹操爲政時也  
共三十一年漢中王立於蜀是爲昭烈皇帝  
史斷曰前漢之將亡也天下猶又安四夷猶  
賓服其所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  
移而民有謳吟之思後漢之將亡也盜賊滿  
天下流毒衍四海天命人心百無一存蓋通  
天地之間而閉塞者也正使有聖哲之君尚  
恐馳驚不足而况昏庸之主哉

愚按尹氏之言曰漢自桓靈不君董卓扇禍

卓旣伏誅而曹操乘時作亂脅制天子害弑  
國母醜殺皇子義士莫不爲之歎憤苟有一  
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深子况於堂堂  
帝室之胄英名蓋世者乎丕旣篡位漢祀無  
主昭烈正位蜀漢紹承大統名正言順無可  
疑者自陳壽志三國及帝曹操而以列國待  
蜀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冠履倒置良可悲  
傷至朱子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  
正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之正論也

此書舊本亦以魏爲提頭而附漢吳於其間  
今因京兆劉氏所定而悉遵朱子義例正之  
如左云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三之上

